

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研究文集

主 编 : 谢 龙

编委会 : 石仲泉 许全兴

张文儒 冯宋彻

谢 龙

北京 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研究文集 谢龙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2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I ①平... II ①谢... III ①冯定(1915—1985)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
月 201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241111 号

书名: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研究文集

著作责任者:谢龙 主编

责任编辑:胡利国

标准书号: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电子邮箱: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电话:邮购部 陈丹青 发行部 陈丹青 编辑部 陈丹青

排版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2015年 12月第 1版 2015年 12月第 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序一 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汪子嵩(员)
序二 弘扬人民教育家冯定同志的崇高品格	闵维方(员)
前言	(员)

上 编

认识冯定.....	王元化(獭)
党的人民哲学家冯定同志	
——纪念导师冯定百年诞辰	石仲泉(员)
不平凡的哲学家	
——纪念冯定诞辰一百周年	王天玺(獭)
怀念著名哲学家冯定同志	张崇文(獭)
冯定同志	
——我的一位哲学老师	马 宾(源)
忆 冯定至 冯定年冯定同志二三事	刘少芳(源)
怀念冯师	苗力沉(源)
回忆冯定同志	李俊民(缘)
马列学院一分院时期的冯定	
——兼谈冯定著作的分期和哲学思想一些特点	
.....	连 子、冯贝叶、叶宁宁(缘)

- 冯定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 汪子嵩(遼)
- 回忆冯定先生 张文儒(遼)
- 我心中的冯定师 章玉钧(遼)
- 回忆冯定同志 陶德麟(遼)
-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宽阔胸怀 孙小礼(遼)
- 纪念冯定
- 一位杰出寓于平凡之中的学者 李存立(遼)
- 怀念我的老师冯定教授 张义德(遼)
- 冯定与西方哲学讨论会 任吉悌(遼)
- 历史的沉思 袁方(遼)
- 永恒的追求
- 悼念冯定同志 袁方(遼)
- 进击的一生
- 父亲的治学与做人 冯宋彻、梁燕飞(遼)
- 怀念冯定同志 陈克明(遼)
- 磨难不可能颠覆真理
- 纪念冯定同志 陈昊苏(遼)
-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冯定的几次表态 冯贝叶(遼)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开创者——冯定 谢龙(遼)

中 编

- 重读《平凡的真理》 邢贲思(遼)
- 《平凡的真理》对改造哲学体系的启示 许全兴(遼)
- 真理是朴素的 肖前(遼)
- 《平凡的真理》就是劳动人民心目中的真理
- 冯定百年诞辰纪念 周辅成(遼)
- 出入几生死 往事泣鬼神
- 冯定同志的理论贡献 苗力沉、褚静宇(遼)

冯定的哲学风格及其鲜明特征

- 为纪念冯定百年诞辰而敬作……………姚惠龙(猿象)
- 冯定的真理观……………冯国瑞(猿苑)
- 冯定的辩证矛盾思想……………冯宋彻(猿苑)

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基本特点和当代价值

- 重读冯定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论著……………
……………黄楠森、陈志尚(猿园)
- 弘扬冯定同志关于人生观的理论……………朱传荣(猿苑)
- 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加强主观修养
- 为纪念冯定百年诞辰而作……………罗国杰(猿象)
- 论冯定为社会主义伦理学作出的主要贡献……………许启贤(猿源)
- 平凡蕴含真理 真理指向高尚
- 学习冯定同志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论述……………陈 瑛(猿园)
- 人生就是不断进击
- 冯定师人生哲学思想初探……………苏振富(猿源)

- 冯定同志与马克思主义学风……………韩树英(猿园)
- 学习冯定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陆学艺(猿苑)
- 试论冯定 1956 年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思想 ……陈占安(猿苑)
- 双百方针的历史回顾与当代思考
- 读冯定《谈“百家争鸣”》有感……………郭建宁(猿园)

下 编

- 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缺……………张岱年(猿猿)
- 为什么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季羨林(猿猿)
- 当前的几个理论问题
- 冯定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朱德生(猿猿)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汤一介(源源)
学科、学说、学者	
——纪念冯定有感	李德顺(源缘)
中国哲学、大哲学和世界哲学	赵敦华(源德)
文化产业与我国 21 世纪的经济的发展	叶 朗(源缘)
理解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	郭 湛、田建华(源源)
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方法论	丰子义(缘源)
没有思想解放 就没有历史进步	
——纪念冯定教授百年诞辰	韩 震(缘德)
真理源于生活	杨 河(缘缘)
自然概念的重建	吴国盛(缘源)
中国与西方现代领导理论的比较	
——从冯定的领导理论谈起	董春庆(缘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冯定同志给予的启示	谢 龙(缘德)

附 录

冯定生平与学术年表简记(1915年 12月 15日—1988年 12月 15日)	(缘缘)
冯定学术理论贡献问题汇编	(缘源)
后记	(源源)

序一 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汪子嵩

冯定同志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以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己任，写下了许多为读者、尤其是青年人广泛传阅的著作。薛暮桥同志在为《冯定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说：“冯定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对哲学研究的严肃认真态度，不盲从附和，不随风摆动。冯定一生治学和做人都是采取了坚持真理，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严谨和正直的作风。”正因为冯定同志这样严肃的学风，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有独立的、创造性的、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值此纪念冯定同志百年诞辰之际，重读《冯定文集》，我谈两点粗浅的体会，向同志们请教。

一、冯定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平凡的真理

冯定同志将自己的著作定名为“平凡的真理”，他解释说：“平凡并不是浅薄或庸俗的意思，而是说，真理是实实在在的，是跟平凡的事物和平凡的群众分不开的。只要我们不要‘自命不凡’，而能够钻研和理解平凡的事物，接近和体会平凡的群众所说的和所做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真理和认识真理了。”他又说：“总而言之，真理是跟平凡的事物和平凡的群众分不开的；自命不凡的人，是不易甚至是不能认识真理和接受真理的。”^{〔1〕}

为什么冯定同志要作这样的解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平凡的事物、平凡的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1964年《红旗》杂志发表批判冯定同志《平凡的真理》的文章，那位作者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答，他说：这本书所以叫做“平凡的真理”，是因为“在他（冯定）看来，世界

上就没有伟大的东西。……在他的书里,其所以很难找到‘伟大’这个字眼决非偶然。在我们看来,这本书并不是什么‘平凡的真理’,而是庸人哲学,伪善者的哲学,法利赛人的哲学。它只讲饮食男女,不讲革命”^[2]。由此可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平凡的群众从平凡的事物中得到的真理的认识,这是冯定同志所说的平凡的真理。但是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看来,这只能被斥为庸人哲学,因为它根本看不到“伟大”;在他们看来,只有专讲“革命”的,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什么冯定同志会采用这样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呢?这得从他的亲身经历中找原因。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三年,却从来没有听他谈到他自己过去的事情;现在从《冯定文集》看到1981年他写的一篇短文《怎样学哲学》中,他说到他是怎样对哲学发生兴趣的。他说他经受了党内多次斗争的教育,“尤其是1927年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正好是王明以宗派主义把持党内生活的时候,多数党员不同意他搞的家长制统治,我也是如此。可是王明却偏偏以‘唯我独革’的架势,以势压人,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给以处分”。冯定因是工人家庭出身,才免于开除,受了警告处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悲愤和思考,在脑子里产生了种种问号,觉得应该去寻求真理以解释现实生活里的种种疑团。从此,我就决心钻研哲学,希望从中能悟出一些解救人民痛苦和发展革命斗争的道理来”。这不正好说明:“平凡的真理”便是他在悲愤思考中领悟到的道理。冯定同志在当时的苏联,亲眼目睹了某些人以“阶级”、“革命”这些伟大的字眼为名,大搞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以权势压人,成为独裁统治者,将不同意自己主张的人定为“反党”、“叛国”,任意镇压、处死;完全违反了人民的利益,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他要反对这种“伟大的真理”,而提倡“平凡的真理”。在同一篇短文中,他又提到:“另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情况大家都清楚。要学习哲学总是为解答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求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尤其是当人们处于逆境时,这种要求更为强烈。不过有些人找到了正确答案,另一些人则只找到错误答案而已。”^[3]冯定同志在这次更为“伟大”的革命中,受到更为

残酷的迫害和侮辱，历史一再重复出现，实践证明冯定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总也还有不少人摆脱不了错误的答案。

所谓“伟大的真理”和“平凡的真理”之间，究竟有那些具体的分歧呢？在1964年批判冯定同志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些实例：

第一是所谓“趋利避害”。上述《红旗》那篇文章中摘引了冯定同志的话：人与普通生物无异的特性是“迎合对生命有利的东西，避开对生命不利的东西”。说这就是“趋利避害”，立即进行批判说：“因为他（冯定）站在普通生物的立场上，当然无法理解这种高尚（即他所谓的革命烈士“视死如归”）革命气概的。”在冯定同志看来，普通生物即使是植物也要在有利于它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中生长；人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有智慧，能主动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避免对自己有害的东西。无产阶级为什么要革命？还不是想避免遭受剥削，要寻求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所有平凡的人民都懂得的平凡的真理。只有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才会以为“革命”就是一切，为了革命，要求人民做螺丝钉，做“驯服工具”；在反动势力强大的时候，还要求革命者作无谓的牺牲；还认为“越穷越革命”，所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将人民大众搞得“一穷二白”等等。

任何人都是在寻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想避免对自己有害的事情，实际上，这些“伟大”的人物也同样如此。不过他们所认为的“利”与“害”，和平凡的人所认为的利与害，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冯定同志在书中对于这种不同的利害观，作了许多实际而细致的分析，有些触到他们的要害了，他们便气急败坏地跳出来进行批判。

第二是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1956年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书中讲到人是“万物之灵”，不但要珍惜一切事物，而且在人和人之间也要友爱、和平相处时，说了一句：“今天最迫切的事是在大家要尽一切力量来争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竞赛，好让亿万的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在谈到社会发展规律时，冯定同志说：“在有些国家，如像在我国已经经历过了的，只要工人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那么革命就是仍以民族解放为主，革命就是仍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而革

命的胜利也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和平发展了。”^[4]当时正是党的八大确定党的任务是要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在国际问题上接受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党的建设上也提出发扬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方针,这些都得到全国广大平凡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到1964年,冯定同志这些话便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了。当年《红旗》发表的第一篇批判冯定同志的文章《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中,作者说冯定同志这些话是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唱同一个调子”,说他“根本不提革命的武装斗争,根本不提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根本不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历史的歪曲”。在这位作者看来,自从世界上出现了两个阵营以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益深入人心,……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比长比短的问题,已经很清楚;最后决定取舍的问题,只有经过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能解决”。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历史也比较清楚了;当然,如果说到最后决定取舍的问题,现在谈论为时尚早。但是,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却是说出了一般老百姓心里的老实话:他们只是想在一个和平友好的环境里,过安静幸福的生活。他们不希望那种被认为是必须争个你死我活的斗争,永远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不希望自己永远生活在残酷的战争、迫害和专政之中。尽管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将这种人生观批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活命哲学”,但是老百姓却懂得中国有句古话“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位伟大人物完成的“英雄”业绩,是由千千万万人民的尸骸堆积而成的。在人和人之间,难道只能也像野兽搏斗那样,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吗?人是万物之灵,为什么不能在人和人之间、这个集团和那个集团之间,协商找到一种和平妥协相处的方案?现在世界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矛盾:不但有阶级矛盾,还有民族矛盾、主权和领土冲突,以及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和冲突,它们又相互交织在一起。自从9·11恐怖事件以来,世界各地经常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任何人都随时随地有成为牺牲品的可能。因此,冯定同志倡导的平凡的真理,要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一切矛盾冲突,不正是极大多数人民群众所希望的真理吗?

第三是“个人崇拜”。在“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人”这个问题

上，冯定同志坚信“群众是主”，反对个人崇拜。即使在国内政治上对这问题有所反复的时候，他也只是在文字上作了点婉转的修改，基本思想仍坚持不变。这一点，《红旗》的批判文章也指出来了，说他“反对所谓‘个人迷信’的观点，是更加系统、更加恶毒了。”但是他也只能引冯定同志的一句话：“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终究被揭露和开始被克服，归根到底还是群众在起作用。”说这是赫鲁晓夫经常讲的话，由此就给冯定同志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提不出半点稍为像样的理由，来为“个人崇拜”作辩护。

冯定同志对于个人崇拜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说：“个人崇拜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其中主要是因为广大群众尚存在有个人崇拜的意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个被崇拜而不同于一般人的个人也就起了作用；如果这个个人品质好些，那么就主动积极来防止个人崇拜，既不急躁，也不松弛，自然而然和群众共同引入集体主义的轨道，这样就使革命事业减少以至避免损失，而促进了和加速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否则，就是这个个人利用了和群众中正在消退而尚有残余的弱点，也就是个人崇拜的弱点，因而出现了相反的现象。”^[5]什么是相反的现象呢？他在《平凡的真理》开篇中说：“革命，改革制度，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为的正是大家衣食教养等等平凡的生活问题。革命决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掀得起来的；革命的爆发总得有历史条件促成和依靠群众的觉悟进行的。革命的领袖们虽有重大作用，但真正的领袖总是当历史条件成熟而群众需要领袖时，才被群众寻找出来和拥戴起来的。领袖正是因为能够想群众在想的，说群众要说的，做群众所迫切期望的，才获得群众的爱戴；否则就是先被拥戴而后又脱离了群众，也会变成‘孤君寡人’而被群众所唾弃。”^[6]

可惜的是，像冯定同志所说的那种能自觉地主动积极防止个人崇拜的人，实在太少；而乐于见到别人为他大搞“造神运动”，从而觉得美滋滋、飘飘然的人，却总是不断。

二、冯定同志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时，冯定同志写了一篇短文《谈百家争鸣》，提出他的一些意见：第一，学派，只有在掌握大量资料，对实际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有各自的方法和见解，才有意义。“学派不可能建立在空洞的概念和烦琐的争论上，更不应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第二，为了“争鸣”，首先就得整顿文风，“批评首先要说理，不能理尚未说，就先给对方来一顿教训，说这是违反什么原则的”。“不能光引用了古典的权威的著作中的一二原则和结论，不管它们是在什么时间、地点和情况中说的，对当前的论点是否适合，便对被批判者‘宣’起‘判’来”。“批评对被批评的东西必须先有实实在在的理解，然后批评才能中肯”^[7]。可叹的是：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反右”开始，冯定同志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所谓“争鸣”不过是场“阳谋”。再过七年，冯定同志自己也在这种手段下开始遭殃。

1957年元旦，冯定同志为《平凡的真理》重印本写的“重印附言”中答复读者意见说：“关于内容，我完全接受没有运用中国哲学史方面材料的批评。这在我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历史分歧尚在争执，我们不但还未曾有一本比较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而且像老子、孔子、墨子等等的观点和评价，意见也极为分歧；同时因为我对这些问题虽也常在思索，可是没有条件来作有计划的系统的研究，所以不敢随便运用这方面的材料，更不敢随便将自己的粗糙的意见写出来。但是无论怎样，这终究也是重大的缺陷，只好待今后有机会再作大修改时来弥补了。”^[8]可见冯定同志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应该包含中国哲学的内容，他出于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缺少了这个部分，引为憾事。

我记得正是在1957年1月，冯定同志被调到北大，领导哲学系的工作；也正是在这年1月，北大哲学系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讨论当时在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问题，那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应该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哲

学的优秀文化传统，可是按照当时的教条，哲学首先是具有阶级性的，凡是出身剥削阶级的哲学家必然是反动的，他们的哲学必然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他们大多宣传唯心主义哲学，而唯心主义的哲学必然是荒谬的、错误的；所以，哲学的发展必然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按照这种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便产生许多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几乎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他们提出的哲学思想中，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也实在不多。因此，中国哲学史中值得现在要去继承的，究竟是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冯友兰先生提出“抽象继承法”，他认为过去哲学家提出的哲学命题，其具体意义虽然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但是它们的抽象意义却具有普遍性，那便是我们现在可以继承的。贺麟先生则公开主张：不能说唯心主义都是错误的、荒谬的，唯心主义中也有好东西，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的；我们现在不仅可以继承历史上的唯物主义，也应该吸取历史上唯心主义的好东西。在这次会议中，冯先生和贺先生的主张当然遭到许多批评，但因为那次会议是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召开的，所以还比较讲理，而贺先生和陈修斋始终坚持他们的主张，会后还写文章申辩。所以，我说过这是那段时期中的一次可以说是争鸣的讨论会。

冯定同志参加了那一次会，但是他在会上没有发言，会下也没有听到他对这些争论的问题发表过任何意见。当时我只以为他初到北大，所以态度比较慎重。现在看到他在与上述这次会议同时写的“重印附言”，才知道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采取的谨慎态度。

但是，经过 1964 年遭受批判，又经历十年浩劫以后，冯定同志对这些问题便提出了明确的回答。他在 1980 年发表的《吸取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篇文章中，开始便提出一个广阔的视野：“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思想文化技术的交流便越是广泛，越是频繁，越是丰富。……人们清楚地发现，近几十年来，任何一个民族在某地域所做出的贡献，很快就变成人类共同的财富。”因此，“只有善于向外国的好东西学习，并把学习与独创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繁荣发达”。他强烈谴责几十年来思想文化上的闭关锁国状态：“在林彪、‘四人帮’对全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

政的日子里，这种交流被加上了种种条条框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被弃置不顾，不少思想的珍品被当成了朽木。”因此，冯定同志热烈呼唤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思想无国界，科学无禁区。”^[9]

为此，冯定同志提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意见：

第一是要抱着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来研究问题。是与非、扬与抑，都要不存偏见，实事求是。他举苏联哲学界对黑格尔的评价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肯定黑格尔对哲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和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态度的，比较客观；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却将黑格尔贬斥为“贵族对法国革命的反动”。冯定同志说：“这个教训就是：对待任何历史遗产或文化遗产，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去对待。不为偏见所蒙蔽，不为地位和权势所左右，不滥用政治原则，不以先入为主。”^[10]

第二是要划清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之间的界限。他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的进步或反动，和他在学术观点上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他还进一步指出：“学术观点本身和某种学术观点曾经为某一政治服务，这也是两件事，不能因为某个哲学家或某种哲学观点曾为某个阶级、某种政治利用过，就武断地说，他便是这一阶级的思想家。”冯定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我国解放以来，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造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因人废言’、‘因事废言’。只要有谁的某个观点曾被某人称赞过，或被某人批评过，那么就立刻把这个观点同这个人，甚至和这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联系起来，或进而同这个人的政治立场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联系起来，这就不得了了。有可能从此把这个人捧到九天之上，或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涉及这一类问题就噤若寒蝉、谈虎色变的道理所在。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影响至今，现在应当彻底破除。”^[11]

第三是关于如何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冯定同志说：“唯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正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有必要去研究唯心主义；不研究唯心主义，也就不能有效地克服唯心主义。从另一方面说，不研究唯心主义，也就不能吸取唯心主义

者所提供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也不能很好地发展唯物主义。”他认为,从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来看,“一种思想体系和这个思想体系所包括的内容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唯心的形式下可以有唯物的内容,认识的真理的颗粒并不是天然地都属于唯物主义者。”他说:“从认识史的角度研究问题,就不会有对历史上所有哲学家作要么唯物、要么唯心那样简单的划分,也就不会在分析唯心唯物两条认识路线斗争时,像切西瓜那样一劈两半;而是能够在承认两条路线相互斗争的前提下,对具体人物和具体的观点,依据情况作具体分析。”^[12]

冯定同志在这篇文章的结束时说:“有人说我们现在是‘繁荣的经济,贫困的哲学’”,他希望迅速打破这种哲学研究的落后状态,“使我们的哲学能较快地达到先进水平”^[13]。

我想:如果能够按照他所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我们便不但能从中国哲学,而且能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中继承和吸收一切优秀的、对平凡的人民群众有益的东西。那样的哲学便不会再是教条的、封闭的、僵死的东西,而会是自由的、开放的、生动活泼和永远长青的哲学了。那样的哲学一定是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不会再是现在这种“贫困的哲学”了。

1982年冯定同志又发表《探索探索者的道路,开辟未来》一文,是专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提出意见的。它基本上是发挥上一篇文章的观点,可以说是它的姐妹篇。

冯定同志提出要將马克思主义“当作人类认识史中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在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提供的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仍然是和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影响的。”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为认识史来研究,就要求注意到历史过程和认识过程的统一,就是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历史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复,认识也会有多次反复。人们只有在反复认识中才能逐步揭露出事物全部丰富内容”^[14]。

他特别指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史来研究,必然会牵涉到哲学和政治的关系。一种哲学的产生,除了有政治上的成因外还有认

识上的成因。“人们在形成一种哲学观点时是发挥了自己特殊的能动性的,就这种意义上说,它除了有联系政治这一面外,又有超脱政治的这一面”。他强调指出:“多年来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在哲学以至一切学术研究领域里,完全用政治标准代替了理论标准。常常把革命导师的某一句话或几句话当作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公式,去非难和否定他们讲过的另外一些话;或者是为了适合于所谓‘当前政治’的需要,硬是对某一句话作出这样或那样随心所欲的解释。或者是你捉住这几句话,他捉住另外几句话,而又常常各执一端,争执不下,完全作表面的、字句上的争论。大家都求救于‘本本’,以为这样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其实这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有害的”,“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成不变的、僵死的、凝固的东西。”^[15]

冯定同志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对曾经反对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反对派,都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不要简单化,不要以偏概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虽然作出伟大贡献,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但他们也不是一点错误也不犯,把他们说得一贯正确,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认识规律”。“相反,曾经在革命发展的某一时期是错误的党派或个人,也不能简单地钦定为‘一贯错误’。”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而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任何‘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态度都应当坚决反对。……所以,为了使这门科学不致如马克思所说,由‘龙种’变成‘跳蚤’,在这里强调一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不是没有益处的!”^[16]

这些都是这位老前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经过反复实践以后,到晚年留下来的经验之谈,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冯定同志说他自己“我的一生也是探索的一生”。让我们借用冯定同志在《探索探索者的道路 开辟未来》一文的结束语来作为本文的结束:“探索探索者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追求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一切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共同任务。”^[17]

注 释

- [1] 《冯定文集》第1卷,第173、175页。(引用时文字作了精简)
- [2] 《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红旗》1964年,第21、22期。
- [3] 《冯定文集》第2卷,第382—383页。
- [4] 同上书,第158—159、169页。
- [5] 同上书,第174页。
- [6] 《冯定文集》第1卷,第174页。
- [7] 《冯定文集》第2卷,第90—91页。
- [8] 《平凡的真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 [9] 《冯定文集》第2卷,第350—351页。
- [10] 同上书,第352—354页。
- [11] 同上书,第354—355页。
- [12] 同上书,第356—357页。
- [13] 同上书,第357页。
- [14] 同上书,第510—511、514—519页。
- [15] 同上书,第512—514页。
- [16] 同上书,第523—527页。
- [17] 同上书,第397、527页。